

在《二十一世紀》銀禧晚宴上的講話

● 陳方正

各位嘉賓、各位同事：

晚上好！今天我們在這裏聚會，慶祝《二十一世紀》的二十五歲生日，我既高興，又感慨。高興，是因為《二十一世紀》創辦於「六四」之後，那時大家都很沮喪，它度過了許多風雨、曲折，現在成長了，中國也大大改變了；更何況，還有這許多外地、本地的作者、編委、老朋友，來和我們一同紀念這個難得的日子。感慨，是因為八年前，我們出版第100期的時候，最支持我們的高錕校長還來參加慶祝宴會，今天卻不方便來了；而且，當初發起這份刊物的四個人，只有耀基兄和我在這裏：觀濤兄身體不適，青峰要照顧他，都不能夠來。當然，那只是不巧，但也說明，歲月催人，雜誌還年輕，我們卻都老了——當然，在楊振寧先生面前說這話，我們是要臉紅的。

楊先生是我們最認真的編委，最忠實的作者和支持者。他有句名言：一本雜誌要發揮影響力，辦得長比辦得好更重要！《二十一世紀》能夠辦到今天，無疑是因為得到大學大力支持，以及在座的楊先生、耀基兄，還有遠在美國的余英時兄等幾位，在幕後支持。但楊先生那句話也很重要，它對我們起了很大的鼓勵和鞭策作用。

不過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其實也面臨危機。這有三個原因：第一，相類似的雜誌多了；其次，知識份子的處境變了；最後，中國所面臨的挑戰，和當年也完全不一樣了。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，否則，雜誌即使辦得再長，恐怕也未必能夠發揮更大影響力。但這些問題到底要怎樣解決，那我們已經無能為力，要靠在座各位年輕朋友，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實在太快了！現在有句流行話，說某企業喪失競爭力，需要“reinvent itself”，那我想可以翻譯為「脫胎換骨」。上期《經濟學人》(24 October 2015)封面文章的主題就是“Reinventing the Company”——甚至公司體制本身，也正在蛻變！當然，我們不好說“Reinventing the *Twenty-First Century*”，那太滑稽了！但很顯然，



陳方正博士致辭

* 此處兩篇文章是本刊在2015年10月31日所舉辦的《二十一世紀》銀禧紀念晚宴上陳方正與陳越光的講話，嗣經修訂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要繼續發揮影響力，就必須不斷適應和創新，必須脫胎換骨，而那只有年輕人能夠做到。

說到年輕人，讓我介紹幾位在《二十一世紀》服務多年的同事給大家認識，他們都還年輕，但沒有他們的默默不懈努力，這本刊物是不會有今天的！首先，是張素芬Terry和邱玉明Betty，他們從創刊開始，就在編輯室工作，雖然Betty後來調到所務室去了。余國良是1993年來的，工作十年後去港大發展，現在我們很高興，他又回到研究所來，而且將會在《二十一世紀》負起更大責任。跟着，是關小春和林立偉，他們是1994年來的；黎耀強和劉擎，則是新世紀來臨之後才加入的了，這四位都是我們的刊友 alumni。今天的司儀葉子菁Amy和那邊的朱敏翎、馮潔清，還有今天碰巧不能來的張志偉等四位，則是我們現任的同事。此外，不可忘記，我們的前任所務秘書嚴桂香Tsarina和現任秘書陸美彰Judy，以及負責電腦的何潔鈴Kit和李潔兒Rene這四位同事，也都經常為我們服務，幫了很多的忙。現在，請大家和我一起舉杯，向《二十一世紀》的這些幕後英雄致敬！

最後，讓我再一次衷心感謝各位的光臨。我們期待《二十一世紀》三十周歲的時候再見！晚安！



慶祝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二十五周年切餅儀式(左起：梁元生、張妙清、楊振寧、金耀基、陳方正)

● 陳越光

各位晚上好！

我是昨天到了這裏後，才知道我有這麼個光榮的使命，要代表觀濤和青峰在這慶典宴會上說兩句話。一般來說，自己宣布為代表的，都理直氣壯，言辭鑿鑿，我這樣被委託的代表反而顧慮重重，不太好說，因為要代表他們就要對他們負責，但他們也沒告訴我要說點甚麼啊！反正我說得不當的，就不代表觀濤、青峰了，只代表我自己。



陳越光先生致辭

首先，我想代表觀濤、青峰對《二十一世紀》表達感謝之意。二十五年前，一場巨大的歷史挫折，使剛入中年的他們，突然從大陸文化運動主流的中心位置上，被留在了香港，幾乎成為孤獨的研究者。正是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，使他們得以繼續和大陸、港台及海外的華人學者廣泛聯絡，繼續從事並開拓着中國文化的建設事業。這無論對他們的學術還是精神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都是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。所以觀濤和青峰是感激《二十一世紀》和《二十一世紀》的同仁們的！



陳越光與陳方正

我還想特別強調一下，對於青峰，《二十一世紀》有特別的意義。青峰長期被淹沒在金觀濤的大海裏，但她是《二十一世紀》近二十年的主編，《二十一世紀》是劉青峰的道場，不是金觀濤的道場！

另外，我記得1990年方正來和我說要創刊《二十一世紀》，我是反對的，認為當時根本不是辦思想評論刊物的時機。但後來十幾年中，《二十一世紀》的成就和影響力，證明我的看法是錯誤的。其實，當我們覺得不是時機，當我們在等待歷史給我們機會的時候，往往歷史也在期待我們開拓新的歷史空間。建設性的工作，不需要機會主義的手段。這也許，也是他們想用工作來說明的。

最後，我要表達一點自己的期待，我是《二十一世紀》最早的讀者之一，期待未來的二十五年，還能繼續讀到《二十一世紀》！

謝謝大家。



《二十一世紀》銀禧紀念晚宴上一眾編委、作者、來賓與編輯室同仁留影